笔下的光阴

○ 张俊英

两年前的一天，我去医院看病，一位中年大夫坐在桌前接诊。他温和地询问我的病情，而后拿出病历和一支笔。我眼前一亮——这是一支金色的笔，亮闪闪的金黄色。

说来惭愧，自己执教多年，竟从未用过如此精致晃眼的笔，眼看自己退休在即，多年前获奖时给我颁发的那支铱金笔还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安稳卧着，心头莫名漫上一丝遗憾。

今天，我又踏进这间诊室，桌前似乎还是那位大夫，但他已经不用笔了。他一边询问，一边在键盘上熟练敲击——写病历、开处方。那支金色的笔想必已经被淘汰，或许此刻正躺在某个抽屉里。而我，始终没顾得上用那支铱金笔，便退休了。

我用过的笔太多了。记得刚分到学校时，我用的第一支改作业的笔是蘸水笔。粉色笔杆细长，粗的一端有道凹槽，插着金属笔头。可我拿起这笔改作业，这神气没持续几天——改一本语文作业至少要蘸两次红墨水，改一本作文要蘸好多次。这样的事经历多了，我才知道手上的红墨水成了身份的标志。

后来这种笔渐渐被淘汰，大家都改用钢笔改作业。改作业的笔尖要粗一点才好，有时我们也会小心地把新笔笔尖在砖头上磨一磨。

说到毛笔，想起小时候。我们上学是要练描红、写大字的。临近小学毕业的一段时间，新来的老师让我们用毛笔写作文，全年级七个班，只有我们一个班写毛笔小楷。他只教了我们一学期，我的毛笔字也终究未成气候。当了语文老师，也教学生写毛笔字，但理论说得多，实践得少。

在我当老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喜欢用圆珠笔。那时的圆珠笔格外耐用，一支笔能用两三周，最怕笔尖上的小滚珠掉落，滚珠一掉，这支笔就毁了，好生可惜。我用过的圆珠笔不计其数，在当教师忙忙碌碌的日子里，总也离不开这些笔。

然而，真正考验笔与人的，是那些高强度时刻。最难忘的是参加中考阅卷，那个时候完全是手工流水线改卷，组长给每人发一把圆珠笔芯，结果仅半天，我就用完了一支笔芯，两天就用了三四支。那十多天，我捏笔的手指都僵硬了，胳膊疼得抬不起来。

当教师的最后几年，统考、会考早已改成网上阅卷，没有了伏案挥笔的体力劳顿，但是一直看着电脑屏幕，让人眼酸目涩。批改作业时，我依然离不开笔。或许，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，才能替我完成一种不可替代的仪式：那是师生之间，带着体温的书面对话。

如今，中性笔因其流畅的书写、鲜亮的色泽和高性价比，几乎成了所有人的首选，但是中性笔没有过去的圆珠笔耐用，我每周至少要用一支，我说的是改作业用的红笔，还不算备课用的黑色笔。

但是有一种笔——铅笔，始终没变，我想，那是因为它懂得“修正”与“开始”的意义吧。它是最基础的工具，它柔软的笔芯，承载的是纯真的初心和无畏的尝试，永远给人再来一次的机会。学习，正是这样一个不断犯错、不断擦拭，又重新书写的过程。

然而，陪伴我最久的，终究不是这些铅痕。写字台的抽屉里还躺着我收藏的几支钢笔。我始终用的是普普通通的笔，它们没有机会在我的手中生辉，就像那位医生的金笔一样，被时代悄然收藏。这和古人说的“藏琴不弹”“藏剑不试”是相同的道理。

真正有价值的，不是那支笔的贵贱，而是我用笔尖打过的对错号、写过的评语、教案，以及笔尖下流淌的情怀。那支依旧崭新的铱金笔，就让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吧——它不再等待被启用，而是等待被想起。有些美好，即使未曾拥有，也同样在记忆里独自长明。

而讲台上那些最普通的红笔，却在日复一日的勾画间，早已磨钝了笔尖，磨亮了一段段成长的路——还有我站在讲台的光阴。

若尔盖草原（外一首）

○ 张玲

是草原，就应当铺展天地——绿，已漫开，风便不舍昼夜。

好日子，温暖如牧歌。

在若尔盖，每一株牧草，都是大地的呼吸。

最柔，也天生一颗野马的心。在命运的旷野里不惧辽远，开启了一生的奔赴。

漫过湿地、花海、牧帐、炊烟、牧人、经幡、流云、雁阵……

扫过苔原的水迹、牛羊的蹄印、鹰隼的影子、牧歌的余响、风中的玛尼石……

朝迎旭日，静守河川，在岁岁新生里，把坦荡与热爱，融成天地永恒的风骨。

若尔盖的风，记得格林的脚印

若尔盖的风，是带着青草与酥油香气的信使。

它掠过我十月的裙摆时，我还不知道，脚下这片柔软的草甸，曾印着一只狼的脚印。

我以为这就是草原全部的辽阔，却不知风里还藏着一个名字——格林。

后来隔着银幕，我看见它琥珀色的眼睛，感受到它在李微漪掌心蹭过的温度。

原来狼的忠诚，不是传说里的凶狠，是风雪里不离不弃的追随。

原来人的慈悲，不是书本里的辞藻，是敢把狼崽抱进怀里的勇气。

此刻，我多想再站在若尔盖的风里，不是为了看风景，而是为了辨认风中那缕狼的气息。

或许它正奔跑在远处的山岗，或许它会停下来，对着风低吟一声，像在回应一个跨越山海的约定。

我们总在寻找生命的答案，却忘了最动人的答案，就藏在人与狼相互凝望的瞬间。

若尔盖的风还在吹，它会带着我的心意，找到格林的方向。

等我再去时，不必真的与狼共舞，只要能听见风穿过狼毛的轻响，只要能看见阳光落在它奔跑的背影上，就够了。

纸炮里的童年

○ 刘征胜

“放稳喽！”小伙伴把纸炮平铺在校门口的水泥地上，用力往下按了按。我瞄上一眼，脑海里迅速“上线”纸炮的基本“参数”，从口袋中的一沓纸炮中凭直觉匹配出胜率大的纸炮，“看我的！”攥实纸炮，鼓起腮帮子，胳膊抡得像棒槌，袖口扫过地面扬起细尘。纸炮裹挟风声砸在一旁，气流掀起小伙伴的纸炮的一角，又重重落下。“啧啧，就差这么一点。”我不住地惋惜。

小伙伴咧嘴笑了，捡起自家纸炮，拇指按在纸炮中心找准发力点。深吸一口气，胳膊猛地一挥，纸炮砸向我的纸炮。啪的一声脆响，纸炮落地时掀起的气流瞬间将我的纸炮掀了个底朝天。“赢啦！”小伙伴一把抄起战利品，揣进鼓鼓囊囊的口袋，留下了一脸沮丧的我，独自在风中凌乱。

纸炮，名字听来有些雷人，其实不沾一星半点的火药，和炮压根儿扯不上关系。纸炮由硬质纸料手制而成，方方正正，棱角分明，材质可以是厚厚的牛皮纸，也可以是花哨的烟盒纸，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硬纸，譬如废弃的书皮、挂历纸、画报、板纸等。制作的过程易如反掌。捏在手里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、微微下坠的手感。

玩家们的战场，颇为随意。规则简单至极：一人将自己的纸炮稳稳地放在场地中央，另一人攥紧了自己的纸炮，瞄准对方纸炮的外围一角，狠狠地拍将下去。若是借着那掌风与巧劲，能将地上的那只掀得翻个面，便算赢了，可以将对方的纸炮收入麾下。

这看似粗鲁豪横的一拍，内里的学问可不小。起初，我只会使蛮力，手臂抡得老高，下狠手砸，瞬间尘土飞扬，手被甩得生疼，对方的纸炮却依然安稳。久经沙场，渐渐琢磨出门道来了。那外薄内韧的纸炮，须得用“削”功，手掌侧着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劈过去，掀起一股疾风，专攻其软肋——边缘的罅隙；那皮实厚重的纸炮，则要用“震”功，手掌微凹，拍下去时猛地一抽，仿佛不是用手掌，而是用一股掘地三尺的气流去撼动它。一个个玩家，无师自通地俨然成了小小的空气动力学专家。

邻家小涛不知怎么就炫出了一个绝技。他的纸炮是用画报叠的，丝滑无比。他从不直上直下地使出蛮劲，总是斜斜地、手腕灵巧地抖一抖，纸炮便像一只灵雀，贴着地面滑翔过去，尖角不偏不倚钻进对方纸炮的底下，那股玄妙的气流轻轻一挑，对方纸炮便顺从地翻了个身。以柔克刚！我看得一愣一愣的。于是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着了魔似的效仿那“斜角一挑”，却不容易精准拿捏。

玩家们有事没事就“攒一场”。膝盖上、掌心里，永远沾着灰黑的尘土，偶尔磨破了皮，也毫不在意，吐口唾沫一抹，又投入“战斗”。那一刻，我们的力与巧、智与勇全系在那方寸之间的纸炮上。

那时候我的“财富”，便是衣袋中、裤兜里那一沓沉甸甸、花花绿绿、哗啦作响的纸炮。若是赢得了对手的“看家炮”，便四处招摇，得意上好些天，睡觉都要把纸炮压在枕头底下；若是输了自己的“心头好”，那份心塞也是真真切切写在脸上。这小小的游戏，教会我何为输赢，何为珍惜，何为精益求精，何为山外有山、天外有天。而在尘土中拍出的响音，是烙印在骨子里，一辈子也拍不翻的、最坚韧的“纸炮”。

广告

欢迎订阅 2027年 文化艺术报

扫码订报

《文化艺术报》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、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，是西北地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，创刊于1958年1月1日，主要面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、热爱并关注文艺现象及发展的读者。报纸始终倾力传播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优秀文化，开设的主要栏目及周刊包括要闻、资讯、人物、文博、考古、新教育周刊、美术周刊、龙首文苑、悦读空间、非遗传承、书法艺术、影视热评等。

全年定价:418元





订阅1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9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26寸旅行箱

订阅20份全年《文化艺术报》
即可获赠价值1699元
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30寸旅行箱

注：赠送行李箱活动，以同一订单回执上的份数或同一发票上的份数为准。

邮发代号：51-20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61-0032
地址：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
邮箱：whysbbjb@126.com
邮编：710061

征订热线
029-89820013